呂子評語

呂子評語餘編卷四

陳大樽稿內摘錄

復社之支。其文字行世。風氣爲之一變者。莫如雲間之幾社爲最盛。一時菁華爛熳。偶材輩出。其崢嶸足傳者。如夏允彝彝仲。周立勳勒卣。徐孚遠闇公。王光承玠右。及大樽陳子龍。當時即爲四方所推重。數公者亦皆激昂自負。思以其手足之烈。支維傾折。爭名號於人間。慨然有東漢江左之風焉。而數公之中。其才倚足以揮斥。氣魄足以憑陵。光華足以炫耀。辨駁足以鼓動者。又皆服大樽先生爲之首。及其終也。有以不得志病早死。有閒關播越。不克有成而死。有赤脚雜田父終不見人。自湮其跡以死。皆風標挺特。而先生與夏公致命危流。大節爲尤烈。嗚呼。其平生相期許。可謂皎然不欺。而先生之領袖諸賢。又豈苟然乎

哉。然而氣運傾移。有非人力所挽者。雖志義有才略之士。亦且爲氣運所使而不自覺。則吾於雲間當時之文。蓋三歎而痛惜之不能已也。當崇禎之初。其文驟進乎古。理雖未醇。漸知有先正傳註矣。而忽焉潰決者。誰與。其人有主名。其事有緣起。然而君子以爲此皆天也。天欲亡人國。不欲斯文之興於此時。則必生其人其事以敗之。即志義有才略之士。亦靡然而崇其說。人品以晉爲高。詩以王李爲極。文字則以東漢魏晉齊梁爲宗。而詆黜唐宋。於宋之理學爲尤惡。如猛獸毒藥焉。至於波蕩陸沈而不可復理。則豈非爲氣運所使而不覺者與。然吾以爲諸君子之陷人其中也。亦有故。彼見夫國勢瘵潰。內外交乘。兵罷而不足用。財匱而不足支。士大夫習於文貌相欺而不足恃。其弊略同於宋。奮然思有以振起之。而誤信良知後人之說。以爲宋

之弱不可爲由於講理學不講事功於是其體取之眞率脫落其實取之功利作用其爲鼓舞標格不妨取之傀詭豪華而所謂傳註先民及唐宋大家之學皆近於宋弱而不可爲嗚呼是何所見之謬哉夫北宋有二程而不能用其所用者爲王呂章蔡南宋有朱子不惟不能用且斥其身禁其學而所用者爲秦湯韓賈由是以至於亡然則宋之弱正弱於不用講理學之人與信用講事功之人耳然而諸君子者方且謂吾茲以人力挽氣運也而不知其所爲挽者即氣運之使至於亡而不自覺也夫天下靡劣萬端流俗頹壞無足爲怪惟志義有才略之士亦不免於氣運之使此則眞所謂天矣莫可挽矣今觀其一時所作雖師承文選然其本質道然皆不爲體調所汩沒彼其才情足以排斥氣魄足以憑陵光華足以眩耀辨駁足以鼓動者猶

英英然自出於豐詞縟句之表使其講求理學而得周秦漢之眞源以極夫唐宋大家之派別則其所成就何如者然天下將亡矣而文章氣運反如此之極盛則古今以來未之有也故曰天也崇禎己巳大樽與艾東鄉爭辨文體陳主文選艾主唐宋大家反覆不相下時東鄉負海內宿望以前輩自居而大樽一少年與之抗至詆訶攘臂吳中後生相傳爲快談然不二十年而國旋破兩公皆殉難而大樽晩年文字亦刊洗鉛華獨存淡質卒同東鄉之旨焉此亦猶弇州之於震川有余豈異趨久而自傷之悔歟夫文章指歸千古一塗浮氣消則至理自顯安有絕世之聰明而終不悔悟者哉然則是稿之文固先生之所晩悔者耳而又何存乎葢先生之生平不必以是稿傳是稿之美而未善亦不足爲先生諱顧崇禎季年之文莫若于雲間雲間

之文又莫著于先生。其光芒四發。固自不可磨滅。而所為氣運之變。與人力之奇。後世可以觀感者並在焉。則先生此稿固有不可以不存者也。記

先生文磊落多高曠之致。其視漢唐間人物品節。固足折衡衡點無餘矣。第聖賢分上說不著耳。

好言史事。好談功利作用。好二氏無忌憚之說。好聘奇才。而又疾一聞理學。其議論必極於亂。以大樽先生之名節而猶不免。亦平日之習誤之也。不可不以為戒。

評家謂臥子文自庚午後漸即矩矱。看來畢竟膚庸無精簡。所謂漸即矩矱。亦祇是氣局漸老成耳。說理須實得。當時不曾用得一工夫。雖皓首不離舊見也。

六朝聲調。人多以為靡。大樽為之更見逍逸。此杜少陵自許齊

梁後塵。所謂轉益多師是汝師也。今人貌爲漢魏盛唐。乃真卑靡矣。

有大開拓處。有細筋節處。闕其一妙。不成作家。

雲間仿古。大率在詞調風韻上著力。

視思明二句文云云**艾千子**昭明有融。高朗令終。此雅句也。節而爲融。朗則不雅矣。明四目。達四聰。此典句也。節而爲明達。則不典矣。近日名手往往犯此。此風始於六朝。其意以組織句字爲主。若簡老質勁。自無此弊。**評**千子論用詞之謬。最是文人大病。蓋簡鍊古法也。而鍊而傷理。則大害文義。即此文所指二句。明達雖欠自然。明爽然猶帖耳目。若融朗則尤不典切矣。

大樽文亦多掇美詞。但氣體高貴。其音自宜。正如雅儒作吏。案牘皆見風流也。

能體會章句。則其法自精而品自貴。若於書義糢糊。雖格式合拍。

猶無法耳。

體格合法。而機神宕逸。有高則秀發之氣。有寬閒和豫之音。文品之雅貴者也。

滂沛騰踔中。多短節峭勢。得于聯行文之妙。他人以疎放爲蘇。不知蘇者也。

凡起結不同。大小不等。配合爲題。大費營構。在古法以自然遇之。竟用搭題緣客。套屬後法也。而能以古文氣脉運之。浩浩莽莽。自不傷大雅之體。

凡文段落參錯。紀律森嚴。此易爲也。其間運設開闔。起伏變換。而迴環一氣。直達無復界畫刻絕。非熟於古者不到。

題理精微廣遠。非弘深之論。不足以發之。然無當義理。而貌取大

言。只如無有耳。

文有英姿。雖極端重。皆見高偉不羣之槩。不諧流俗塵滓肥膩。此乃謂之華貴。然不熟兩漢唐宋諸家。雖欲爲之安可得。

當時雲間宗效選體。流爲板滯膚漫。惟大樽先生有逸才。足以駕馭陵暴。故雖用浮豔之體。而自見風流。

閱資通鑑段文云云**至新語**賈陸二子。其所著書。何故皆謂之新。一義以其裁折正史。淬于深要。一變秦人之舊話耳。此文獨抒英論。不蹈考工一語。是亦不愧斯號也。**宋**議論有大小高低。總之切而透達則大。非以夸張也。切而透闢曰高。非以奇詭也。此只是精核。而自然淵大。自然高昌。即砅右號之爲新。亦惟切理而不襲套話故新耳。

先生文收縱折旋。大起大落。皆有局段。有手法。但所見不醇耳。醇

便可陵駕古今矣。

瓌麗不足奇。雄古不足詫。比比排偶。而直似一氣散行。嘯傲騰躍只在繩尺之中。斯爲與才耳。

天成與質。一嚮一舞。皆有凌雲躡景之奇。要其神逸俱在雲霞斷處掩映往來。便覺回翔與擬。總非凡近可號。

文有論有叙。有點綴。論欲其高俯。驚惻四座。叙欲其開密。似闊略而機勢極遒緊。點綴欲其藻采古雅。不雜時艷。備斯數者。足稱著述之才矣。

雲間習於文選。故流連六朝。佳儷爲多。惟大樽有雄氣逸骨。爲之能不傷雅耳。

先生文義雖不衡。實能以言論中采動人乎。腕悍利。舉止高闊。見者自不敢輕相倘點。當時氣象如是。

波鱗浪縠。雨點風輪。皆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之樂

義蘊苦不精深而朗朗見疎浴之氣世間塵翳。總不得浣其虛明

而自有其虛明之塵翳。此處正難說也。

縱馳騁。則騰驤出奇。受銜勒。則跼蹐無意。此長於論事而短於理

法之病也。

典制䂓須切實也。須於古今事體大段詳核。乃切實得來。今日欲

以枵腹空拳。白撰成之。却是難。

非雅百粟三節文云云**孫若士**嘗謂六經而外。如左。如騷。如史。如

漢。如韓歐諸大家。正如日星河嶽。亟垂天地之間。不可缺一。自

帖括之習旣深。諸書遂等爲異物。工掇拾者又畧痕不化。遵人

唾厭臥子備有諸體。滾而出之。投之所向。無不如意。世遂以此

等文爲規摹史公。天下有規摹史公之臥子乎哉。**評**看左傳叙

事之妙。至公羊穀梁敘來又別。國策妙處到史記漢書略換筆法又自成一妙。自古文章變化。正於此出奇無窮，然却是遞相師法。非掀翻前人也。此文用史記筆法。變換孟子敘事。其顛側詳略。閒著眼口。聯鎖波瀾。皆子長遺則。大樽先生規摹得其法。便能變化出奇耳。若士謂不是規摹史公却太過所謂掇拾墨痕不化者故是鈍賊。原不算規模古人也。試舉似荆川先生之規摹史漢則大樽又祗覺其墨痕不化矣。然而荆川先生亦止是規摹得妙耳。無他奇也。

[illegible]云。云荆川合讀諸策奧峭錯落其纂組可謂工矣。然非古之所謂吞剝非真能學古者也。李于鱗王元美以此法爲詩古文。雖間因襲之未嘗不驚動凡俗。而不免於識者之訶故元美初詆震川。而終乃悔服大樽極詆東鄉。而晚年詩古文

亦棄別少作。以此知文字自有正宗、不可以形似求。兩公好學不已。故卒能轉悟。彼終身自强者。徒見其不通而已。

錢吉士稿內摘錄

吉士論文。極嚴於古法。人疑其太拘。讀其稿。變化生動。逸興遠神、橫情快議。無所不有。始知其所講古法。非近人死板粗見也。

人爲圓。斯軟熟矣。而吉士圓中有方潤生勁之氣。人爲密。斯恬滯矣。而吉士密中有蕭疎宕逸之風。此方是大家圓密文字。世間講圓密者。皆畫狗而自題曰虎耳。

外面參潤無窮屈宇。皆鞭辟向源頭處來。故其跌宕波瀾。皆有星雲游岳之氣。

字不多設。而義蘊深弘。局不開張。而氣象閎遠。如此乃是當簡鍊二字。

精卓深微而出之蹶然如泉下峽如金流冶皆自然道妙所見者
眞便非經生揣合影響之談

理解清眞脫手自然瀟灑無礙正以刻意取之而不可得者也

剗截題自爲起止此古法也慶曆後用犛縮鈎鎖其講究益細巧
然但見其穿鑿纖瑣而古法漸漸矣看吉士所作何嘗首尾不
恰好

於書理剖析晶融無絲毫疑隔故能暢達其所以然凡人不能正
而老實講者只是書不明所謂書不明不止是訓本句於道理
各處貫通不來則本句似明原不明耳

多於外邊遠處得來思議於對面閒情得來風神然刻琢正在箇
中乃知枯椿覓兔故是無靈性獵犬耳

有謂吉士墨守繩尺絕少波瀾枝葉其實不然但其爲波瀾也較

有源流。其枝葉必有根本。非俗士之波瀾枝葉。故不識其妙耳。

凡文鋪張潤色。推演高空。變詭百千。總不若平實數語。久味之而益永。昔人所謂樸拙之中至巧存焉者也。

游神在語句之外。故境象無多。而洞壑深幽。令人褰裳束炬捫歷只在此中。惝怳如出塵世。

志於道章文云云**評**吉士自以不作四段欲廢此文。看來何必定作四段。此是吉士持法太拘處。吉士因時文淆亂。思以易天下。故其嚴正先自治始。學者不可不師其意。要之體生於理。理眞則體自得。徒論體。則雖板作四段。仍無當也。此文佳處。正與四段無異耳。

可以託六章文云云**評**粗服亂頭。硬盤疎節之中。自有精密之法。眞樸之意。行乎其間。此遜志集中文字。潛溪所稱青天白日水

涌山出者也。吉士爲東林復社後起之秀。其感歎憤激如此時事之鞠凶。與諸君子之邇言是爭。不潰於成。亦可見其概矣。

創闢之解。原只是傳註之精思。知此可以閉門造車。

抉逿中天然一片。委婉中骨力嶄截。與時下娶子舌頭迥隔。知此乃可與言風神矣

委宛曲酌之文。易流滑慣。吉士却筆筆峭利超逸。非俗腕之所能摹也。

逐乇有精義。便不見其排垜之多。但覺轉說轉通暢耳。故文格高下隨氣使。氣之盛衰大小明晦。隨理使。催於股法局法。講是非者。真偷破餅雜鈍賊也。

人於冠冕題。一味鋪張。吉士只簡鍊結實。到結實之至。其冠冕也。不煩鋪張矣。

張受先文字以氣象爲先文之佳者不俟察其理實但窺其氣象已足函蓋羣家矣**評**受先之論倒矣要之氣象必從理實生來不察理實有何氣象

繁枝落盡老榦獨存一虬一蝕皆有神態百里外望之便令人谷嗟起敬盤桓其下自不忍去

文莫妙於句句空中裊摺如遊絲千丈舞弄晴光柳條花片隨其縈拂不放一筆粘煞而語意已無所不盡

題中字總不放一箇字閒好字必有頭一皮門面思議亦必撥棄再進一層方見精蘊也總不放一箇字平塌虛假是爲老作家

全以識力行文而心平氣和有揖讓登歌之象則其養厚也

君子深道章文云云**評**胸中見得聖賢大意日常看徹義利關頭括此等題自然玲瓏剔透頭頭節節無不鬭笋泯縫但向講章

文法求裝頭蓋尾過腰接脈。總是一碰粉碎。

行文須得大頭腦。小巧不濟事。

實做處。形勢少而斤兩極重。此煉丹家縮妙法也。

上瞻下盼。位置恰好。恰好者文之至也。其吞吐含泓之妙。皆從恰好得來。天下卻頭所難爭者只恰好耳。

不類周秦以下文氣。又不犯子書。又不入後世孫劉造作窘奧為奇。此為真古。

文有解衣盤礴旁若無人之樂。祇是讀書見大意。提筆直追其所見。不縱則逝矣。迅風揚帆。雖過仙島神洲。固不得泊也。

游衍之中。自具銀鉤鐵畫。正使刻琢者喪神守。粉澤者露械形。乃所謂絕代風流也。

手法玲瓏。至密至巧。然無他巧密也。理路清極耳。

凡下文在別章不傷語氣。犯亦何害。先輩於本章且不避。況別章乎。學者當論理。何可泥俗法。或曰。制義自有體格。恐亦當詳謹。曰當理即是體格。彼所謂體格者。不出於先儒。不見於國典。而妄以爲當然。相傳世守。直諺所謂周婆制禮耳。

典制文字須有體。有義。有實。有用。有光彩氣象。古士備矣。湛深經義。故其議論高潤而有本。其聲色沉實而有光。其格律正大而有骨。非朝榮夕萎之華也。

格局節奏之妙。能手要可以蹤跡也。若其下語精當。皆源本經史。熏裁義理。鎔煆變化而出之。字字稱停。不可增減動易。斯見學者本領耳。

甚急之氣。却正以逗留激其勢。順溜焉則散緩矣。一滚下。則促盡矣。此精於取急氣者也。

蕭括高凝之中。自饒倜茂宛紆之氣。斯得漢人之力多也。

學有本領。論有根據。體有氣象。語有斤兩。辭有光華。此爲制作之才。

長題看他斷處。接處。轉處。採碎處。倒插處。回環互組處。忽生忽滅皆出人意計之外。徐而按之。天然不易。乃見其作用之妙。

善於用曲。善於用轉。善於用頓用跌。便波瀾不竭。奇趣橫生。

淋漓標律。磅礴蒼涼。惻惻動古人之心。靡隕吾心之涕。所謂文生於情者。古今可接。天地欲迴。井可得之。行纍纏惻惻也。

千迴百折。皆循其自然之勢。其法只在折斷處。其妙却在蜿蜒貫注處。領領詞好在前一層。乃卻直喝題而爲得古法者。其氣伯也。

開端首句題。不難於括攝全章。而難其兩蓋得渾然。兜裹得不露

固由氣大能籠罩。亦由法意深密。故筆有餘閒而無虞蕩溢也。

昔黃庭農語余匡廬之勝。與天下名山不同者。匡廬中一樹一石一泉皆出奇秀。人方驚玩不定。遂忘其高大。不識真面目矣。文章奇變生動。應接不暇。令人忘其裁製之密。亦猶是也。

質亡集內摘錄

吳蘭亮文云云。**評**看作一片文字。疑有高山大川以間之。看作逐段文字。又疑有烟雲風雨以繞合之。古今之間。當獨置一位。

處處將兩面意思陪襯出正位。以截語言滲漏。中間止用幾箇虛字作轉紐。反覆發明。此法得之昌黎上宰相第二書。似乎輕快無難處。却不見他用意極精。氣力極大。

嘗於大雨中觀龍。忽露肢於破雲。忽垂尾於烟際。東沒西出。終不測其去來盤舞之所。文到絕迹處。不可方物。約略近之。

情深則詞益激越。氣壯則音益蒼涼。

清空一氣如話之文。毋失之淺滑。失之直盡。失之俚。失之枯硬。失之放。能以歐曾之頓宕醇愉。行蘇氏之明快曲暢。又一奇也。

文中曲曲灣灣。如沿山谿澗。毋至躋石危磯。必有奇響以出之。令尋幽者深歷而忘其奧遠。疑其為仙區靈境矣。

道理見得高潤圓足。則落手處不嫌輕。落墨處不嫌淡。自有含咀倩來之妙。但不許自撰家依傍口舌作生活耳。

渾斥若出八極之外。而按之只在家常目下。是為真奇。

搭截題剔纖映帶。亦體勢所必然。老手與人處只一氣迴旋。如順筆直寫。略不經意。使讀者亦相忘其針線之巧。是為神品。

用力全在幾箇轉折處搏成一氣。其訣只是隨起隨滅。即渡即走若在各正位掛搭一絲。即成敗闕。後生於此處討得箇消息。直

是變化不窮。動筆便有多少快活處。

風力藏於體勢之中。議論顯於描摹之下。一縱一擊。皆有作用。却渾然不見鉤鎖針線之迹。此大家史論之文也。近世惟黃陶菴陳大樽有之耳。

陸雯若每言讀書不貴善取而貴善棄。故其爲文也。與靈氣往來。字裏行間。別有阡陌。

文不患無穎思。先苦無妙筆。意理布設。不必異人。但筆妙便處處異乎人矣。筆之不妙。亦坐不讀古。古不獨經史子集之大者。如檀弓公穀說苑大戴禮韓詩外傳之類。若不曾讀。亦不能盡用筆之變。

翕翔縱掣。欲近故迂。如皂鵰盤旋赤霄之上。以雲霞爲出沒。其用意止在乎燕。但令仰觀者目亂耳。

胸無識趣則所揚詡皆庸有識趣而無涵洽之資與烹鍊之法

亦淺陋而無可觀。

字字挨講得古法。而不見挨講痕迹總在逐字意義上著力。原不

曾有講格法意也。單講格法。去古轉遠。

題而錯雜不倫。入作家手中。各按隊歸伍。部署整齊。中天懸明月。

令嚴夜寂。細觀其軍容。可以思其一心運用之妙。

峰巒起伏。奇險幻生。造意破空。窺攝適體。極營搆之新巧。然皆循

自然之勢。無扭鑿之痕。蓋得之于長多也。

若登雲峰。東望大荒。思慮淵若。示金銀宮闕。在有無之間。心與

之遊於文境。容與縹渺。恍惚遇之。

禪家薦機。只在轉語。轉不出。便附鬼國。文字妙處。也多在轉語。轉

不出便入死地。祭禪之轉。要轉却理字。今壽文之轉。要轉得理

字今不盡。此不盡之轉也。

筆頭愈轉愈靈，靈卻不在轉處。

只熟於抑揚襯拓之法，便博換不窮。

凡文章爭新出奇。只一箇切題入情，便是變化不窮之法。

備極水陸之珍，而據案夷然，猶云無下箸處。此真晉人名士風流也。今人講究食品者，左殽右胾，百品羅列，雖有瑤柱駝峰，而未能免俗。不過大官供具耳。

近人講究理體，則不免於白俗。若馳騁材辨，則易靡浮演而不知所歸，皆不足與語大雅之業也。讀硯農兄文，如與秦漢間人酬對。無一魏晉下氣質，而其有趣法律，又未嘗稍溢於稚鬧之言，斯可以稱大雅矣。

可笑近時做虛字，不論意理神味，只將浮調襯還他原字，以為如

題得法。看能乎做來。極其淋漓痛快。又何曾演唱原字。故文字妙處。只在情思內尋取。若徒求之格式聲調間。吾斷其必無長進之理。

比喻題一說破正義。不但失行文之體。即十分奇暢。亦索索無味矣。讀韓文中應科目與人書。雜說。獲麟解。毛穎傳。古人正於此得文章之妙。

古今文章難盡。止是疑氣往來。日新不息耳。道理只是這道理。不曾有甚詫異也。看其人拈起一番。又覺青山改色。

凡文之曲轉者。其腕力必柔緩。其徑路必幽細。曲轉而但見其腕力之適雄。徑路之昌達。光明中惟熙甫。近時唯正希。可與語此耳。

文章正體。體在意義。不以文貌。正如朝廷處置得宜。則襟領冠服。

使臣應對有禮。則敵國敬從。初不在命大官。說大話也。知此者。可以定臺閣制誥手矣。

處處用點染絕不嫌饒積堆垜者。何也。人必曰以其處處照顧本旨從此生法也。然時人亦知照顧本旨矣。而類呼空喝。祗覺其淺陋者。又何也。以此知空腹人無可與論巧法。

凡以俚鄙為真樸者。不讀書人之言也。真讀書人。越真樸。越古雅。文之於天性。但有增益。無損傷也。

熟於史學。便多無中生有之法。東坡敘之三宥之三。關想當然一例。是其家傳史論習氣。然蘇氏文章奇横。亦由於此。

有天然排偶。有天然參差。偏法對法。奇巧變幻。止得一如題法。可知如題之不易言矣。然尚在格局上論耳。頗有善於布置而文不足傳者。無淡雅之氣。[illegible]壯之風神。只是弋陽子弟

排場耳。到此却少不得古學。

自有所得之言。則淡而味醲。輕而力重。與時文巴攬形似語。直有野狐獅子之別。

意在筆先。神遊句外。讀之每若有所未盡。斯含蘊之妙也。

如身坐堂上。斷驗堂下之甲乙。又如直提公案。回互入門之賓主。一絲不掛。白露全身。寒水長天。隨過隨掃。此種道是於禪學得力。不由文字中來。其實不然。畢竟奈何不下一部莊子。

勢以多變爲奇。意以善譬爲美。

慶曆以後。講提挽串插。愈巧愈古。法亡矣。傳人作極無理搭截題目。也只隨路布置。而奇巧自存。不賴提挽串插也。然以語時人。反以爲無法矣。

天下至文。只在人情世故中。一經拈破。覺滿前皆談巷語。無非錦

一襲收貯之物。粗心者自棄地不顧耳。
蓬索在手。隨風轉脚。使順使逆。倒左倒右。橫江出峽。操縱自由。眞遨頭樂事。此等境象。那得不向古文探取。

說理最難得明爽精切。胸中纔有纖毫蒙翳。則舌根生瘼。指甲出疽矣。

但用本文白戰。愈轉愈奇幻。舊人往往爲之。入近人手。便覺油纏可厭。蓋舊文以理爲層叠。以意思爲變滅。不僅於聲調求多。故可貴也。

繁憂隱痛。不必無過頭語。要有至情纏綿筆墨間。自是眞氣流行。此出師陳情祭姪之所以傳也。

詩帶見解。到才人指下。便易關。一乾坤不問人形物態。從日星河嶽事事不同。始笑釋氏恆河沙世界。老氏異地水火風。故爲大

言奇事。越見其庸陋耳。

昌黎作文。怪怪奇奇。人莫測其際。獨有議禮文字。特醇古。有三代以上雅頌氣象。

典制題。摭實者無當大義。弄虛者不知典章。兩者各失。然其病同歸於不學。即觀所謂摭實者。亦不過從時文中抄掠膚詞而已。於禮制源流至論。初未嘗習。則固與弄虛之不知典章一也。

有力量氣魄。則卷舒之際。自生奇偉。凡假借外間好議論藻采以爲勝。皆非自得者也。

左國以上之文。自是左國以上之理。絕無後世狙詐媮薄之意。所以可貴。七雄而後。人心術變。而文氣亦側薄矣。後世經濟家言。非過於縱橫捭闔。即失之簡刻嚴峻。此皆流禍於國策者也。

崇禎庚辰癸未間。一時趨尚以周秦子書之古峭。魏晉文選之雕

紐。而無理以爲之主。無氣以爲之運。故浮綴促數而日流於怪穢。吾見念恭即因其法。而主之以經術。故追琢精工。而辨說不離於道。運之以大家。故機勢浩瀚。而開合自通乎古。以今觀之。安得謂周秦魏晉之不可入於制藝也。特人不能用耳。

談理入微。而出之明顯平實。方是學者之文。只爲看得題目艱隱。牽筆輒成結轖。胸中多少石塊泥團。眼前多少迷陽郤曲。必無曠放之作。以其膽怯也。真作家亦復何奇。但心際了了。手底了了。原不曾見有甚艱礙處。故理明則膽自大。膽大則文自逍遙縱恣耳。

秀才說道理。做得極高妙。然試令反之胸中。決自以爲未必然者也。此便不是道理。故不落油花。即歸支離悶澀。若說得出底。即是胸中信得及底。此外更有何奇。先輩所爭者。只是此箇境界

耳。

章雲李文。人驚其詞詭。染戊亥間習氣。其實不同。戊亥時文。競趨險怪。稗乘佛子。雜成無裁。雲李皆出入經史。熏酌理義。第其鍾鍊澄光近之耳。今人開口便說正須學鍾鍊大雅之法。

文無典雅爲本。秀逸爲骨。強爲大言放議。徒增鄙俗耳。

文之典雅者。必須有流動之致。矜莊過甚而無風神行乎其間。如讀初唐箋啟。使人悶塞。

忠信重厚等題。不怕不婉曲入情。正怕太入情處流露諂媚肺肝。不見古賢士真性氣骨耳。伊川先生曰而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慣。動不動又是乞也。近世以諂媚爲仕宦第一流大家不覺其醜。公然見之文字。是亦士之恥也。

出言有章。藹藹呈呈。此彼都之遺也。近文以諂諛吉祥之鄙詞自

以爲得臺閣冠冕之體。不知其爲諂臣媚子之言耳。何體之有。

題如堅城。善戰者望而却畏。重圍久攻而不得破也。獨能談笑而下之。無他。只是善用間。得城中眞虛實耳。

意義刻畫。易涉險鑿。獨能自然當理。固緣辨勝。亦由情深也。自風人一變而爲騷詞。自騷詞又變而爲漢魏六朝唐宋詩人。其不可磨滅之妙。正在情之深淺分高下耳。杜少陵爲唐以後詩宗亦只得此。

黃河西來。長江東注。奔迅數千里。而爲崖峽所束。則洪瀑飛懸。爲平衍所放。則汪洋旋洑。其中迴瀾激浪。緣洲嶼磯砂而生者。又有無窮之觀。此大家行文之樂也。

老於用兵者。必善設伏。多遊騎。張疑陣。以正爲奇。至禽鳥草木塵土皆可以亂敵。斯稱名將矣。然不熟於古。雖戰勝不足爲大將。

淮陰謂此自在兵法。諸君自不讀耳。

渾身筋脈。盤結鉤貫。自首迄尾。夭矯回旋。如常山率然。此先輩而熟於歐曾者能之。但當行時文先輩。便無此境界。

筆不靈活即粘。語不典雅即俗。意不俊穎即宂。作小題須具此三樣。缺其一。便不成手段。

奇情論辨。如優孟夢倩抵掌笑談。令人一驚一快。雖極荒怪。終軌至理。雖極橫溢。終安營法。此爲入水不濡入火不焦之技。

勢險於俯之間。應節短。故能以寡擊多。快制頁。此孫武不傳之訣也。若從營欵其旌旗火鼓。抑亦兵家之下乘矣。

不屑屑於字句規摹。元氣盈行。神遊法到。此吾之所謂正宗。而人之笑爲不中式者也。

文境有跌打借用之妙。其蹙機而勢。從南北國策得來。

全局有全局之古。段落有段落之古。轉側曲直有轉側曲直之古。音節句字有音節句字之古。一者不備。即犯刻鵠畫虎之譏矣。

有本領者。雖小小經營。淺淺點綴。定別開靈境。自見身分。如漢宮粉黛。與倡樓妖冶。其顏色妝束雖相似。而貴賤迥殊。可一望而判也。

逐字拆散做。文之生發已無數。於拆散中顛倒回互。生發又無數。於拆散倒互。又分虛實賓主正反。則生發更無數。後生得此訣題目無窘地矣。然須是排場出色。則件件皆佳。太史公妙絕古今。只精於排場耳。

見解是莊子。運用亦是莊子。如拈馬蹄爲端。忽然及乎犧樽珪璋禮樂仁義。有甚不得處。

自古及今。文字到極妙必傳。只在人情物理真切處。自家體貼發

揮出來底便是更無他法。

張蔚然云云評 鴛鴦盤互。讓金針組繡之巧。然皆出以正大醇雅。絕無蕡稚佻繁惡習。吾嘗謂精於理學人。必無所不通。或有所不爲耳。不然。只成腐部。不名理學。

行文貴見大意。節而伸之。葉而發之。必非能畫竹者也。然但知胸有成見。脊骨疾書。而於分枝發葉處。欠工夫。亦不成其爲竹。

憑空游戲。似出意想之外。然皆箇中道理議論也。古氣磅礴。而謹嚴細密之法。自不走一綫。方可與言游戲之文。

明理之文。若絕不費力。而力之所舉。能變重爲輕。視天下之物。舉無足礙吾揮斥者。此神勇也。

鴻文無範。正以其精於範也。

一種慷慨感歎之情。淋漓欲絕。此風騷遺妙也。東漢六朝間頗知

蹤跡。又爲詞句所移。降入柔靡。後來一變而此妙失傳矣。
周室班爵祿等題。作者每好爲大言。而實無見識。衲被巾箱。飣餖
抄撮而已。其最善者。譬之如富家奴。稍知其田宅園庾錢帛樹
畜之數。究之非其所有。當與主人公自別耳。
清徹瀏灕。未嘗有意絕塵而居。而塵氛自盡。此氣體之貴也。
程朱之理。若無莊列之思致也。發越不盡。
讀封禪書。極鋪張刻畫處。令人自見其譏彈。此豈可於言句求之。
孟子題依聲順勢。逐節襯帖。頗易成篇。以孟子文法曲折。早已平
鋪一局段也。故掉弄時腔。與貌似如題古格。總不足與言文。文
之佳否。止在乎實地辨力量耳。
中有所實得。則極刻深而出之也平。極透快而味之也厚。極鶩翥
而按之也靜。此非見道明而又涵養得好。不易到也。

歸熙甫自謂得司馬子長之神。惜無知之者。今看震川全集。且道他何處是子長之神。

呂子評語餘編卷四終

大題觀略內摘錄

吾論文之訣。止有一切字。切則奇不模秀。淸華老嫩皆佳。不則寬帽頭。胡叫喚。醉漢吟唎。婆子絮聒。醜梨陋。拼場科諢。枉費精神。總於題目無當。朱子所云不曾抓著痒處。何望搯著痛處。此時下作者之所以不堪也。

看書先辨眞僞。行文先辨雅俗。不雅則不可以爲文。不眞則文何以爲得失乎。近之論文者。皆以僞作眞。以俗作雅。須以眞雅之文藥之。

小講最難。先輩最初不甚有小講。有亦只二三語虛冒發端。從來演成長段。正反背襯。所以爲難也。今更可笑。則一小講已說盡全理。下又有總挈。總挈盡矣。又有提比。說了又說。再三叠四。不

成文字。豈止於屋上屋頭上頭乎。此則昔之村敎書初開筆童子皆知之。而今之作家名宿不知。蓋求昔日村師蒙童而不可得矣。

大凡說道理。愛張大。決不如愛平實。平實之張大乃眞也。胡子知言本欲說高無形影。其勢反低向下去。

陸隴其文云云。**評**此等文方可謂之平淡醇正。蓋其深永之有味。之而愈出者也。外間卑鄙非平也。淺陋非淡也。膚套非醇也。謬假非正也。

文字到奇妙處。只是言人之所不能言。却是言人之所必欲言耳。不是別尋蹺蹊家當也。

行文至漸老漸熟處。只是要言不煩。令人愈讀愈有味而已。

說得極淺近入情處。正極其精深。天馬神龍。游戲自在。此種文最

開人鎖徑。

真體貼人下語自然親切。有謂虎色變之意使人三復不能自已

校他人許多格言譬喻總不著痛癢只好隔壁聽耳。故作好看

文字易作真色文字難也。

近文醜狀莫甚於吆呼。如遇若子仁者之類則咒歎不已。回賜由

求之類則聲喚不已。然此猶說他人也。至遇有吾字我字。亦必

呌喊不已。如諺所謂開門十八償者。真惡聲也豈耐聽乎。

歷節銜聲。氣和義足。光華之真度真韻也。

有轉必來。隨來即轉。散行中界限嶄然。而首尾回旋照顧。是何了

固開架法度。

續錄云云評學者看書時沒處尋綻縫。到作文時那得有生發

如此君文刻意琱鎪。如從天外拾來。却是目前道理。人自當面

眯過耳。閱其全稿。多在題之上下前後鑄隙蹈獨開生徑。而於正面樸實頭。便不肯犯手。是其出奇制勝處。亦即英雄欺人處讀者又當知之。

凡難立局題。細看註義。必有天然生路。若不體註而妄鑿。便是黑風吹墮羅刹鬼國。

零亂題不可在鋪衍處尋出色。在提處收處用力鍛煉之。於此得手。到中幅隨意布置。總不費力。此却是處層提收法。

郝伯常云。古之為文。法在文成之後。今則法在文成之前。以理從辭。以辭從文。以文從法。資於人而無我。愈有法而愈無法。文到信筆疾書。屈蟠起伏。開管走獨。若可迹若不可迹。一氣自為洄旋。其精於法矣。然俗士以為無我法在。若於是益信伯常之言。以淳穩抒寫實義。以縱蕩懸起文情。今讀者忽而疎曠。忽而震驚。

忽而恬適。不測其變幻所至。是深於奇正相生之法者。

翰僊龍文云云評高是潤步。不肯挨層剝筍。其勝理文未嘗不精密。視今日發頭側頸。翻來覆去。作幾何閑套子。唐荊川所謂婆子舌頭話。是多少衰氣。○道園稱其後變時文險怪爲舒徐浩蕩。此君庶幾近之。今文醜穢刺目。出金華三變之下矣。誰爲滑溪遂志者。一起而滁溢之耶。

曉人之言不在乖。達人之言不在深。雅人之言不在艷。

胸次不灑然。指下決無超然之趣。

祇是尋常結構。公家道理耳。獨覺其幽微深奧者。能不用頭一皮思路論頭也。凡人作見得頭一皮便落筆。其文定庸熟膚淺。

而半只停埋擲在。至後幅將全理發越。如雲堆霞簇。正在日欲落時光燄尚狀。老手每於此處見奇。

所見甚高。而出之以簡老。便有古敦彝劍履之氣。

文以氣爲主。有氣方能曲曲。而吻澀欹滑。是無氣也。非曲之過也。

一往粗直。亦是無氣。朱子謂死蛇弄教活。而今只弄得一條死蛇。不濟事。

落筆怕不得。率不得。率則浮淺。怕則縮朒緊悶。不成文矣。不怕不率。便有李習之皇甫持正氣概。

無一句不轉。愈轉愈爽。無一句不鬆。愈鬆愈緊。無一句不冷。愈冷愈花簇。無一句不峭。愈峭愈縱橫。此沉酣於左國公穀而得其眞神者也。

頓挫古峭。柳子厚從左國得力。故其雄健處。皆含蓄別有氣韻。

凡題有詳略輕重。而無可脫落。如有了無所爭竟。正在下四句頓挫得有神味。從此推之。

先輩論文必高華。高華如庾鮑。老杜稱其清新俊逸。故知所爭在氣骨議論。不在詞句。但詞句高華尚不足。况今日之詞句那得有高華哉。直謂之卑汚而已。

但取精意。以幽微淡折寫之。一派門面好看話頭。潔淨端。粗人視之以爲輕淺。而不知刻深之至。乃有此輕淺也。

立論文字。不在一味斷斷。須先放他出路。如追窮寇。必寬圍使逸。其出路。乃其深截死路也。蘇氏父子作論刻劃。正在鬆處。得停頓鍊養之法。故其筋節處皆氣度從容。無弩張之迹。令讀者如飲醇醴而坐春風。

善於題前托起一層。題裏深取一步。題後開蕩一波。使題之身分腠理。皆聳豁於意表。此文場中白戰飛將也。

老手制局不同。只在輕重詳略脫灑開與人耳。

筆法峭折。多於冷處見傳。是說苑韓詩得意文字。

翻駁要用幾層。則見深厚。此論文也。若用幾層翻駁。則見得世間道理。移步換形。隨時變易。翻駁多。正所以把截四路。以見此時此事之恰當耳。此文中之理也。

有精實處以盡理。即有沿逸處以養神。有排鍊處以扼要。即有蕭散處以取勝。

張伯龍如宥傳施章文云云**評**短節險勢。峭徑幽蹊。疑其辭浩瀚之觀矣。而不知其山澤龍蛇。縕畜鴻鉅如此。此大家之奇古。非名家之奇古也。○人驚其詞粗。不知理足則無粗細也。四銘理之至精也。穎封人中生仍奇。如何拉雜闌入。

今日作據於德依於仁等題。前有套承。後有套趕。中有套聯套遞天然一篇閒文架子。貢只皆可填湊矣。要字字實做。毫不搭閑

文架子。豈不欲力殺人。然不知彼法之不可以爲文。聽者無長進之日也。

文至斷落轉接絕不猶人。如雲擁蛟龍。頭尾肢爪露見沒滅。正於不相聯續處見其神奇。

用筆古雅者。妙於忙中取閒。極容與之致。

通快中有温藉。惟其偶也。奇肆中有回斡。惟其老也。

雄瓌駿厲之文。須有其入理細處。

時人鋪演縱極弘麗。大約如梨園帝王服色。不拘何代可用。惟其切而警。一句移掇不去。乃真弘麗耳。

凡行文無句情古色。如村師講故事街頭說演義。皆有授受援引言之鑿鑿然。只是自肚裏話耳。

著力都在空際。故落手極輕圓。而得意已極深透。此文品之最貴

者。

文有鼎彝之氣。夔龍饕餮雲雷款識極精工。却自然渾脫高古無一點閒門青綠顏色。此不可以貌爲而速化者也。

眼中無舊人合作歷任。故氣魄能壯往。胸中有舊人精意鉅觀存故一番推出一番新。

其旨深雋。其味沖夷。若不經意道之。而談言微中。意思深窮不盡乃所謂神理也。取神理。則品最高矣。此種境界。非老手從歷苦艱肆中烹煉來。亦不可得。

不衫不履。神采自是與人。如歷幽深靈洞。隨步變境。非意所及。回頭來時徑路。迷離難辨。此豈烟火世界所有。

難重題須據取關要。其餘可傳檄而定。

淮陰將兵神勇。只是得大要。明分數耳。

只是口頭道理。但使位置天然表裏皆見遂覺題之動靜精粗略無剩義、

放筆直書。政是理題快事。俗子含含糊糊。怕觸著人。敢百口保其不曾夢見也、

自有時文以來。惡爛之調。庸鄙之法。皆作俑於湯霍林。如司馬牛問仁章題。落首句云不恐其何以為仁。而直指曰仁者其言也訒。此庸鄙法也。中云以言觀言。抑思夫出言之本安在。以訒言觀言。抑思夫能訒之故為何。此惡爛調也。而令人方尊秘以為宣城之派。亦嗜痂逐臭之見矣。○中間問答。自不可抹過。亦自霍林為之。無識者遂目之為渾融。近竟以此論元家衣鉢矣。而不知其實糊塗混帳。亦足以驗人心之污下。而日趨於模稜鄉愿之路也。文字佳惡固不盡在此。然凡事必有法度。必有定體

不可以不講。其必欲去之而快者。非異端。則俗學。即此細事可見。亦學者所宜辨也。

理足故淡而彌永。法真故樸而彌高。思精故淺而彌厚。今之貌爲先輩者不得託也。

以臭腐爲神奇。所爭在氣脈。不在皮毛也。不然。李于鱗文字。千補百衲。逐句是秦漢。徒見其粲闌陸離耳。

有下文題。定以激下爲巧。不知其愈巧愈拙。自取敗闕耳。往家得處。純在雲氣虛無。形影不定。正得不巧之巧也。不巧之巧。有二

先輩樸實頭寫本文意盡處。下意精神越澁。次則輕輕爾誥。以活脫醞藉留之。別有氣韻。雲氣虛無。形影不定。可以想氣韻矣。

凡論文有須闡提者。有須斡補者。有須禁避者。皆當論其意義。不當論字樣有無多少也。

徑貴生生則變換不窮。筆貴硬硬則回斡入古。氣貴橫橫則迴旋有力。法貴細細則工巧入神。知此者鮮矣。

文氣貴淸辣淸字人所愛辣則羣然嘩之矣。然淸而不辣不成作家。其所謂淸。乃白肚皮撈漉不出活計耳。即修飾盡善。亦止是空疎軟媚。非吾所謂淸也。

頓挫跌宕轉側。於極寬渾中藏逾緊。乃得古文機脈。

見解高脫。目空四海。而感慨淋漓。寄托閒遠。一唱三歎。有烟波無盡之妙。此非深於韓歐者不辦也。

文有沉雄之氣。斯爲真渾融。今之所謂渾融者。乃不尷尬東西也。

文名曰醜門。其理解確者爲雅也。此一字最高貴。未嘗妄以許人。俗物莫漫自喜。

眼前意思。他人描寫吃力而不可得。能輕輕出之透盡。是爲神品

國工。

今人於文。皆不肯犯手做。依樣葫蘆。便謂得法了事。見有不討便宜。字字實做者。反笑以爲衣絮棘中。走向拙路也。嗚呼。做人而不肯犯手做者。知其必無好人。做文而不肯犯手做者。亦知其必無好文。後生初學。便有此等議論在其胸中。那得更有長進也。

說理之文。入箋疏氣易。入經史氣難。

行文貴自闢雲山。豈可依人籬落。

綿密之文。當尋其筋骨。尋其氣度。筋骨在出落擡場。氣度在步驟醞藉。

刺繡不看花草。看下針處。寫字不在點畫。看把筆處。下針之巧在交接。把筆之妙在提放。讀文亦當悟交接提放之訣。

短股相接而變化不窮。只是意思多。故不複。順逆之法精。故不斷促也。

其幅尺甚窄。其包裹甚富。其排闔甚寬。起千里於片縑。盡長江之奇。只精於縮法耳。

於理脉不溢分寸。而氣度敷愉燃爍。此為作家正當之文。有真實本事始得。世之不通者。未曾夢見。脚汗氣在。乃欲以其醜爛附爲鳥喫。直使薰猶無別。吾甚惡之。

凡為閒話者。皆實義不明也。

[illegible]云云**窟**字字破幽鑿險而出。不溢幅尺。不留餘地。真有伐毛洗髓之力。俗手見之曰何必如此。枉殺良工心苦。但使鬼神夜哭耳。

頓跌排宕。文氣淋漓。最是議論文字勝場。

奇創中須安放穩帖。故無脉法者。不許作議論文也。

累墜題挨講。非先輩第一等剪裁法力。不易動筆。試開手數行。便索然無氣矣。一用空架文。率滑不堪入目。得遒鍊排蕩。奇正相生。虛實並茂。便足以爲駕馭繁重之法。

文必以筋骨爲主。筋骨之渾脫處卽是氣度。其流利處卽是風神。無筋骨而講風神氣度。皆芻狗之文綉也。筋骨須從古文求之。向熟爛本頭中尋取。那可得。

摹古大家文。須得其腦髓。不在排奡。不在怒張。只於開合關鎖處步驟得法。頓挫得神。自然扼要出奇。

文不易承當一潔字。文到潔處。視外間紛紛。非濁流卽牛蹄涔水也。然作潔淨文必須理足。

行文如山雲逐雲。溪水赴水。隨境變化。山溪常定。此非老手不辦

說理文字。求明白顯易。大是難事。只淺淺說來。而大意了然。無一廝糊儱儱語。深於此者得之。非果淺也。

作長題有二法。略去枝葉。直取腦髓。發得透徹。而餘文亦得。此一法也。逐節挑鍊。虛實環生。全於關瑣結束處著精神。裁剪合度此亦一法也。若隨手敷衍。忙忙碌碌地只辦空點。此是遊方扯空拳架子。不足以當一戰。名爲如題挨講。其實謂之無法而已。

時人作長題實處只忙忙地照遞過去。虛處卻添出許多閒文。扭捏閒折。所謂颺卻甜桃樹。沿山摘醋梨也。有本之文。未嘗露提呼聯絡之痕。而一氣縈旋灌注。極盡變化之巧。非精於法者不能。

文有正解。既明俗解。翻爲我用者。此亦因難用間。巧於制勝之師。

作一句題。最忌大家話。但換却數字。便好白擬過去。亦意義與文法之分也。

極徑直題。却以曲折旨渺出之。令人纏綿得情。文爽然快意。此所謂真趣也靈氣也。

奇若文。看其虛字語氣。奔馬乍收。銜轡具有神力。其所發越。都不是尋常胸坎思議所及。然無非題中神氣命脉也。如此乃可謂之奇才。

明理之言。不在繁多委曲。不在張大牽聯。有得平實處。下手一刀兩段。文字分外精采。不然。戰一車刀鎗。逐件弄過。耶竟無益也

同是桃李門庭。然人以調法。而我以意思。遂有天淵之隔。其挑剔處皆成銀鈎鐵畫。此予論文。所以執理而不執文法也。

只在題內發明。題界甚闊。若向題外游衍。題甚反極窄。故作文妙

法亦只是素位而行耳。

筆情如飄風乍雨。荒忽而集。最足發人幽思。

有精細處亦有粗疎處。有奇縱處亦有緊嚴處有老辣處亦有游戲處。數者不備。不成老手。

人如斡盤石。我如轉戶樞。理致繁重。最難此快馬輕刀手段。

至艱深者。能以至淺易達之。言理家最貴此種。

昔人悟作文只是一箇翻案法耳。此說甚淺。然議論文字須用此法。乃有奇境開闢。盡將向來佔題說翻駁一新。拔趙幟而立漢幟。固非辣手不辦。

作短文須無繁枝剩葉。然已是第二義。蓋所以言無枝葉者。必其見處徹到故也。題之來根去脈。作者見識都到。自是簡而能盡他人眼光只在本題數字中摸索。那得不牽枝帶葉乎。

凡人見得處便須直說。如謂已見到此。却又左瞻右顧。半吞半吐。且道時文體格。不得暢所欲言。只是見得不曾明白耳。看得親切了當。便奮筆直書。亦自停手不得。

氣度春容。故有機勢而不見其用機勢之痕。詞致典麗。故有議論而不覺其著議論之迹。

莊贍確核。乃許作典制文字。白肚兒郎。且將身葬書册中。尋箇出頭日子。莫學架空捷法。弄得下梢都没理會。

典制之文貴高華。非藻贍之謂也。必以議論爲主。而氣魄輔之。使讀者但快其所欲言。而忘其纂組之麗。乃爲高華。若填綴字句。張皇聲調。正如優人盛陳帝王將相服色耳。其實賤骨度不可易也。

文如水逝陸離。九州之美具焉。然有圭璋鼎彝之色。而無餖飣蹝

筍之氣斯爲可矜可貴。

寫理如畫。使讀者犂然有當於心。是爲至文。人總說不出。而美其名曰渾融。君知其人之依阿軟媚。不免於小人之歸也。

近文亦講典制。亦講機局。亦講風調之頓蕩。詞釆之富。令只難逃一俗字耳。不食左國之腴。何從得雅秀。

自古文家有二法。一是界畫定了做去。一是不界畫做去。皆精於法而變化在手者乃得。若近來用講章死格子以爲法者。非古人之所謂界畫也。然今有不界畫而界畫分明者。俗眼不識。定以爲變格非法矣。

文到極奇快處。止是真耳。昌黎所謂醇而後肆。不醇之肆。差異也。非肆也。不能肆而曰醇。膚闊熟爛也。非醇也。

文經千鍾百鍊而出。故只尺幅中亦如陸剸犀象。水截蛟鼉。魚腸

純鈎不足以方其利。

康德興不勉而中一節文云云。評極瀾翻排奪之文。却筆筆合古。縮得下句住。須玩其回斡吞咽之妙。胸有寶輪。腕有轆轤。出之不窮。揆之不定。此種文自成一絕〇千篇此處眼注彼處。此若極盡斯巧。然後來許多動下閒文活套。雖巧拙高卑眞僞之不同。亦濫觴於此。故機巧作用。終不若古人拙樸眞實之難及。而無弊。不獨時文爲然也。明者於此更須高着眼孔。

其精神都在轉折關捩出沒處。故舉數重如輕。丸走道得也。

呼喝照應文法。亦自采臣唐君始。盛然尚取古文筆力。中題要害。故没法而能奇。否套而能雅。不似近時不着緊要。亂呼亂喝。如乞兒叫街。袞袞一遍。普天下作一樣哭賤聲氣也。

須知長題作短篇。是實寿本領。不是討便宜法。若不得他煅鍊切

當渾身筋節處而徒取遮架輕快以爲奇便不識短文之妙
唯見處真故橫豎俱得否則扶牆靠壁却無是處
題本艱邃而我亦以艱邃取之便坐受困縛得其三昧則遊戲自
在無非神通矣
題貌渾沌人多畏懦者以不得根據也得其根據所在貼定思量
便有活路而氣亦直達矣
堅闊之題能以雋快發之此是名士風流然最易攙入晉人陰界
去非精於講究者不易爲也
說來玄雋又正當不入狐禪此能善用蒙莊之妙者
文章竅變全在看題細實
何以得奇快曰惟的確故何以得雄肆曰惟老實故
昔人謂文以意爲主以氣爲輔以辭采章句爲兵衛如鳥隨鳳魚

隨龍師衆隨湯武。不則如荆川所云貧人借富家之衣。莊農作大賈之飾、極力裝做、醜態盡露矣。

行文如鵷鸞對舞。神彩映天。止是語脉貫。則文自奇變生動也。

摹古之縱蕩易。摹古之堅峭難。斑駁易。樸茂難。豪壯易。靜穆難。

吟語閒情。倣作入妙。是韓詩說苑得趣文字。

下語蒼勁。生氣屈盤於其間。如太白退之作近體。以駢儷行其奇古意。中無對仗在也。油調家讀之。口舌生拘。定不知其佳矣。

唐荆川謂首尾節奏。天然之度。自不可差。而得意於蹊徑之外。則惟神解者可語。予謂神解只在天然之度。若俗人所見之度。即非天然。殆莊子所云不疾不徐有數存焉於其間者乎。

氣欲和而不欲軟。調欲秀而不欲恬。此雅俗之辨也。

首尾融結。其中肌縷分明。又不見其界畫之迹。方是古文中高手。

文致逍遥，簡淡有致，然不屑傍人意，而用思欲鋭，須時爭膽力追之，愈追愈遠，來只從容前一頭地耳。此古今形神雅俗之辨也。

[illegible]聖賢言語，有來路，有去路，語脈清，書理自出，縱自癸未以後文字皆纖做，不復顧題之語脈虛神。此種文出自覺麁鄙，頓除理然有當後來但學其挑剔輕鬆，而不得其理，空滑之弊又生於此，而先輩樸實頭眞本事，竟不可復見矣。余謂作文必書理出，則語氣自清，來路去路自得。若此自記語倒便有病。

古人謂作文須捉得正身字面，著所謂正身者，只是確切字面，更無他字可替代也。然此語正難，要有道理熟極，做得文字熟極方能得之。今人之文捉得此字眷屬者已為親切。其次或是隔里卿識其甚者陌路猩獫，亦算數矣。只一字捉得正身者，能使

一句精湛。一段精湛。一篇精湛。古人之文所以不可及者。只字字正身耳。更有甚奇特事。

凡一句題。宜悟折讀層次之法。步驟既清。斤鑿亦遂。若只鶻崙做去。非空泛即叠架矣。

疆界畫然。却只一氣蟠屈無描頭畫角。支離澀滯之態。此那得不向神氣求之。

善用架空白描法者。惟其理路極真。而筆力極奇矯。故轉轉折折皆有意思。後來摹之。便成惡套。李北海云。學我者俗。似我者死正不得以秦人燔書而罪燧人也。

文章入妙。只是體貼註義精細。無他奇法。

用經語為肌膚。用古筆為筋骨。然須融洽而出之。故其豔為古豔其音為雅音

引證題爽和正詩。是討好法。亦是落脈法。不著相便討好。著相便
落脈。只在用筆雅俗間辨之。
似整非整。似散非散。似著意非著意。似筋節非筋節。似脫落非脫
落。此真古人疎拙瘦硬之妙。近人見如發枯髮鉦鼓矣。
文之一氣阿成者。必用逆。不可順。蓋用逆勢。則一句進一句。一層
剝一層。瀾翻湧勢不可遏。讀至終篇却如一句方住。若用順
勢。則數行之後。語氣薾然止矣。
典制之文。疎則議略。核則疑滋。皆不求曉暢於一義也。許於古而
不鑿於古。晁董之所以為大家。其風軌如是。
經制題無議論。堆垛隊仗。只是神祠中鹵衛縱極燁煌。無生人氣。
王平山謂文章格調須是官樣。然實不止於格調也。有官樣議論
不在刻畫而在局量。有官樣詞彩。不在切露而在流麗。吾嘗聞

於前輩館閣亦云。此爲順取案牘之善技矣。

凡文章賓客。粘著便滯。脫却便疎。須善用帶過之法。不落色相。却正見其色相爛熳之妙。

章法一片。股法相生。題外映照有情。題中截合有體。其間呼應起伏開合反正之妙。無所不備。惟精於先輩者知之。

長題有主賓。有反正。陵暴脫略固無法。挨文衍義亦非法之精也。兵隨將轉。將逐符行。奇正變化。神鬼莫測。先要討取遣符在自家手裏。

極曲折幽渺。方能完得直捷透快。若淺率虛滑以求直求快。題中意思無足發洩者。直是氣悶殺人耳。

文章間多弱句。須以其求風韻太過。反落庸調也。故筆力須鍊令夭矯。愈曲而愈健乃佳。

記序題但勦竊一二左國史漢語。後生小子。皆能裁割成文。此艾東鄉之所鄙也。然在今日已不可多得矣。若其離奇峭拔。尺幅中變幻不窮。於左國史漢神似而非形似。尤難也。

高曠之文難於質。疎老之文難於細。一擊以爲得之。及息心靜氣久讀而不得其間。此可與言作家矣。

艾千子每以後世事實語言不宜入四子口中。是也。然議論警快處借用意理。亦別見發明。正得史論之力。聖賢實學原期貫徹古今。但須無謬於題義耳。若必拘字字要周朝口角。恐當時先無此排偶語氣矣。

古史荒唐。不可据以立論。學者愼勿以此騁奇。騁奇亦齊東耳。

議論奇快。易入縱橫家言。以私意窺測聖人。如蘇氏史論李贄之藏書。謂非名教蟊賊莫贖矣。辨而嚴。醇而肆。腐學聞之。寧懾其

流又不敢借以恣其私。此方可以論史。

錯雜中要位置不亂。縱溢處須指歸不移。

作文初落想時如向萬里外。轉出只在眉睫之間耳。此法之善也。然方其初發端時便已開口見喉。及閱之終篇却又悠然不盡。此又法外之善也。

文必有開合。開者。先縮退一步。所以先補其滲漏之處也。

凡文之長於馳驟取勢者。每不肯實講正面。此正其不濟事處。

行文洞筋擢髓。又一往蒼古奇恣以氣勝而不於字句求工。然知此而愛效之者蓋鮮矣。

長題只標舉大義便須簡脫枝葉。然至討好處。又正要枝葉點插得妙。頭現尾沒。東坍西漲。不測其金針之所度。然畢竟是枝葉也。其本領只是一氣直下。

天下惟明快者能含蓄耳。不明快而求含蓄。都是糢糊影響。

無一筆不轉無一轉不生。讀去若天然有此一轉。拖卷熟思。意中却無此一轉。鈍根人思路爛熟。到四面斬絶。自悟轉法。

凡題中曲折甚多。支分甚夥。挨排清析殊難。力擒要害。其餘迎刃而解。故雖冗長題只如無有。

理境中分際處說得開。原委處說得合。便如屋裏人說屋裏話。極平易極眞切。然試教時手爲之。又格格閡閡矣。乃知其平易眞切者。正深奧之至也。理既明。筆又快耳。

作文最忌輕易放過字面。

時文評語餘編卷五終